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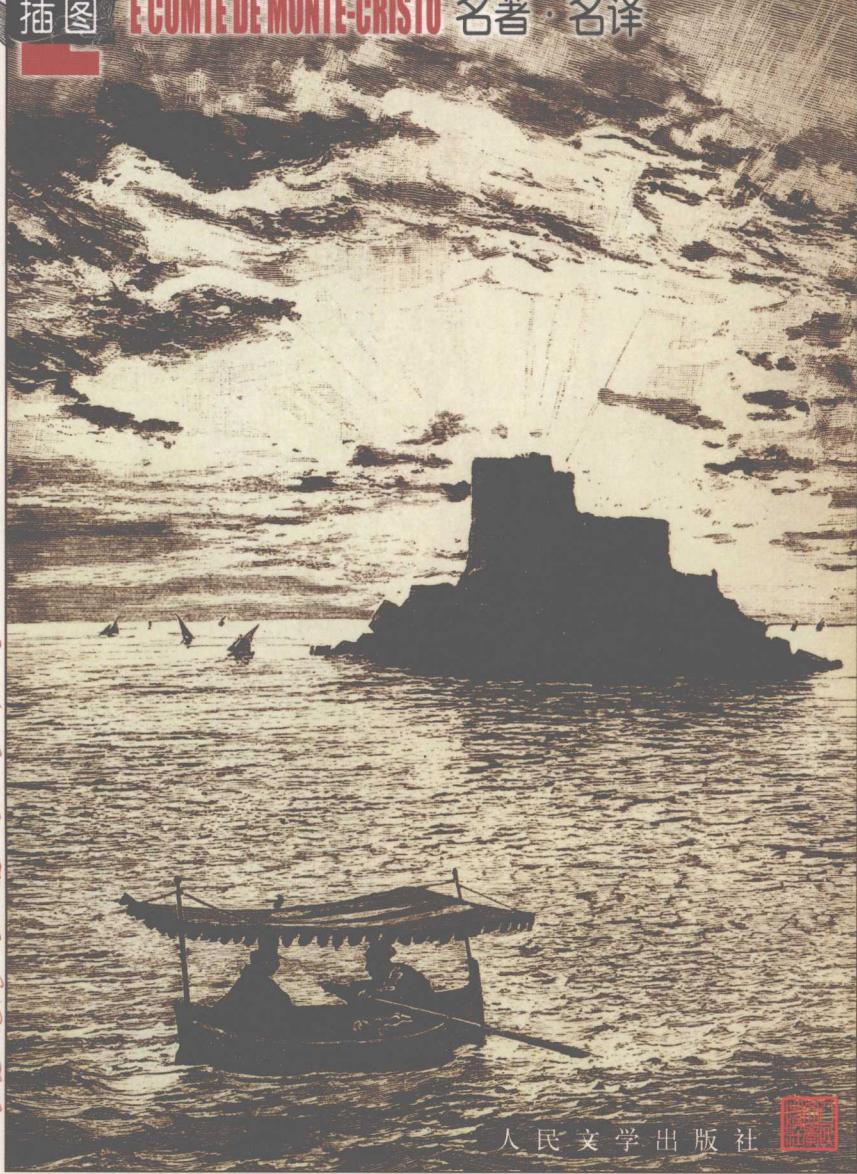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基度山伯爵 (上)

〔法〕大仲马 著

插图

E COMTE DE MONTE-CRISTO 名著·名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Jinghua Ban Mingzhe Shizhu Ban · Cha Jin Ban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基度山伯爵

(上)

〔法〕大仲马 著
蒋学模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lexandre Dumas
Le Comte de Monte - Cristo

根据 Everyman's Library(1934)英译本转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度山伯爵/(法)大仲马(Dumas, A.)著;蒋学模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插图本:精华版)
ISBN 978 - 7 - 02 - 007099 - 2

I . 基… II . ①大…②蒋… III .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 I565 .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8858 号

责任编辑: 温哲仙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基度山伯爵

Ji Du Shan Bo Jue

[法] 大仲马 著
蒋学模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2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8.125 插页 2
197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

ISBN 978 - 7 - 02 - 007099 - 2

定价 56.00 元
(共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2003年以来,我社先后分四辑陆续推出“名著名译插图本”总计140种,这些图书一方面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有读者认为其规模尚可精练。为此,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中精选出80种,组成这套“精华版名著名译插图本”,并增加了精短准确的著译者及作品简介文字,以软精装形式推出,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8年6月

前　　言

亚历山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1802—1870) 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他的儿子也叫亚历山大·仲马 (1824—1895), 是著名的剧作家, 以《茶花女》一剧闻名于世。父子同名又同时名噪于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 世人只能以大小仲马区别之。

其实, 当父亲的大仲马一开始也是以剧作家出名的, 只是后来, 他的小说家的名声盖过了剧作家, 才以小说家闻名于世。在所有法国的小说家中, 大仲马的著作流传最广, 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大仲马一八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法国北部埃纳省的维雷-科特莱村。他的祖父安东尼·亚历山大·达维侯爵是法国的贵族, 曾在加勒比海北部的圣多明各即现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居住。圣多明各岛上有一个黑人姑娘, 名叫玛丽·仲马。这位黑人姑娘同那个法国贵族生下的孩子, 采用了母亲的姓“仲马”。他就是大仲马的父亲。所以, 从他的父亲这方面讲, 大仲马是有黑人血统的。大仲马的父亲后来成了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将军, 因为主张共和政体触犯了拿破仑而遭贬黜。一八〇六年, 当大仲马还只有四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留下一个经济窘困的家庭死去。正是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 所以大仲马青少年时期没有受到很好的正规教育。他从一个教士那里接受启蒙教育。一八一六年, 当大仲马还只有十四岁的时候, 他就到当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当一个小伙计谋生。

大仲马勤奋好学, 在那家律师事务所里自学成材。他先是攻读法律, 后来又迷上了历史, 读了许许多多有关法国历史的书。这对于他后来走上写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的道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律师事务所当小伙计期间, 大仲马结识了他最要好的朋友阿道尔夫·勒芬。勒芬是一个被放逐的瑞典贵族的儿子。他后来去了巴黎。一八二三年, 大仲马到巴黎去找他。经人介绍, 他在奥尔良公

爵府里获得了一个档案保管员的职位，同时，他和勒芬合作写轻歌剧和轻喜剧，从此开始了他闯荡法国文坛的生涯。

大仲马的第一个成名剧本是《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该剧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在巴黎上演，引起轰动。他的第二个著名剧本《安东尼》一八三一年五月三日在圣马丁门剧场上演，也同样轰动一时。这两个剧本对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由于《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的演出，他获得了雨果的友谊。他的东家奥尔良公爵也提拔他当了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大仲马一生单独和与人合作共写了九十九个剧本。但他的小说比他的剧本更加成功。

大仲马从一八三九年开始同马凯合作写小说。在大仲马的众多历史小说中，最成功、流行最广、被译成许多国文字的，是《三剑客》（1843—1844）、它的续集《二十年后》（1845）和《基度山伯爵》（1844）。法国上下几百年的历史，都成为他写小说的题材。特别是法国的宗教战争和路易十三朝代的宫廷秘史，一经他生花妙笔的敷演，便生龙活虎般地重现在人们的眼前。有的评论家说，对于大仲马，历史犹如一只只钉子，他重新编排史实，把他想象出来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挂到上面去，演绎成许多历史故事。他的小说情节曲折，充满着爱情、决斗、毒杀和种种巧合。读者一书上手，就被吸引住，不到卷终难以释手。萧伯纳对大仲马极为推崇。他曾说：“仲马之于小说，犹如莫扎特之于音乐，已达到艺术的顶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无人能超越仲马的小说和剧本。”

大仲马精力过人。他除了自己写作以外，还找一帮子人合作写书，以致有人说他开了一家小说工厂。他往往是自己出一个主题和情节框架，由合作者们充填内容，最后再由他定稿。他与马凯合作写的几部小说无疑是最好的。但马凯本人却没能写出一本值得称道的书。有些小说，人们估计大仲马根本没有参与，只是用他的名义发表而已。他一辈子大约写了三百部小说。除了小说和剧本以外，他还写了许多历史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八四五年出版的《路易十四和他的后代》。大仲马自诩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卷书。因此，雨果说：“没有人读完过仲马的全部著作，仲马本人也没有。”

大仲马到巴黎不久，便结识了一个名叫玛丽·卡特琳·拉贝

(1794—1869)的女裁缝。他们的非婚生子小仲马在一八二四年出生。一八三一年,大仲马正式认可了他的儿子,在同玛丽打了一场官司后获得了对小仲马的抚养权。一八四〇年,大仲马基于莫名其妙的理由,同已有一个八岁孩子的女演员伊达·费里叶(1811—1859)结婚。这对夫妇不久就分手了。仲马夫人后来在意大利定居。小仲马长大后,成为法国著名的剧作家。父子俩每次相逢,都互致亲切的问候,但两人的政见始终不同。小仲马和他的母亲玛丽·拉贝住在一起。她最后与大仲马重归于好。

大仲马爱冒险。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一辈子倾心共和。他参与了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革命。他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关于他参加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情况,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载。一八三二年六月,他因为参加拉玛克将军的葬礼而同奥尔良政府闹翻。他因此离开法国去瑞士游览。大仲马一生游踪广阔。一八五八年去过俄罗斯,曾到达高加索。一八六〇年去西西里,在那不勒斯住过四年。

大仲马成名后,财源滚滚,成为一个大富翁。他慷慨好客,但不会理财,花钱无度。他造了一座剧院,又斥巨资建造了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大厦,带有哥特式的亭阁和一座英国式的花园。这座大厦被命名为基度山。大群男女食客麇集于此,直到把他吃得分文不剩,债台高筑,不得不借一八五一年政变失败之机越过法国边境去比利时,表面上说是被驱逐出境,其实是为了躲债。在布鲁塞尔两年的高速创作使他的经济情况有所恢复。一八五三年他回到巴黎,办了一张名叫《莫斯魁塔》的综合性文艺日报。他的回忆录的最后几章就是发表在这张报纸上的。那份报纸一直办到一八五七年,改为周刊,更名为《基度山》,办了三年,一八六〇年停刊,一八六二年又复刊。一八六八年,他又另办了一份期刊,以他的《三剑客》中的主角达德尼昂命名,全称为《达德尼昂,仲马的期刊》。一八六八年,大仲马的女儿彼得夫人来与他同住,照料他的生活。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五日,这位才华横溢的法国大文豪在他儿子的家里与世长辞。

一八四四年分上下两册出版的《基度山伯爵》,像《三剑客》一样,是大仲马的最受欢迎、流传最广的小说,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

一八四八年曾被搬上舞台。一九三六年以来，仅就我所知，已在美国和法国被四次搬上银幕。尽管这部书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但它仍在世界各国流传不辍，是最受欢迎的古典小说之一。

这部小说充满着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神秘的谋杀，以及长期策划中的报恩和复仇。小说的故事梗概并非纯粹出自大仲马的想象。基度山是厄尔巴岛外的一个小小的岛屿。大仲马从巴黎警察局档案中的一个案件得到启发。那件案子涉及一个青年鞋匠在结婚前夕遭人诬陷，被人向拿破仑的警方指控为英国间谍而遭逮捕。七年后，他获释，查找到了那个恶作剧者，杀死了他。大仲马把警察局档案中的那个青年鞋匠塑造成了本书的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把诬陷他的人塑造为弗南和维尔福，还为邓蒂斯创造了一个东方情妇，贵族出身的奴隶海蒂，由此构筑成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他写这部书，曾得到费奥朗狄诺和马凯的帮助。《基度山伯爵》的故事虽然离奇，但经大仲马的生花妙笔，许多读者信以为真。马赛港外达尔夫堡竟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导游向旅游者指点邓蒂斯从达尔夫堡被抛入大海逃跑的“准确”地点，好像真的一样。

大仲马的戏剧和小说，心理描写不多，主要以情节曲折见长。《基度山伯爵》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由于作者既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他在写小说时，充分运用了他写戏剧的技巧，所以人物之间的对话极其生动。如本书第九十五章《父与女》中邓格拉司同欧琴妮的那一番对话，绘影绘声，完全是舞台化的，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基度山伯爵》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命运的安排，是那么奇特新颖，引人入胜。如邓蒂斯获得宝藏后对他那几个仇人的报复方式，事先怎么猜测都是难以想象得到的。邓格拉司、马瑟夫和维尔福三人，最后都是家破人亡，但他们破灭的具体方式又全然不同。故事情节的发展出乎读者的意料，但每一步发展，又确实在情理之中。同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相比，同那些一看开头便知结局的小说、电影、戏剧相比，《基度山伯爵》确实具有极大的魅力。

早在一九三六年，当我还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一年级的时候，我看了美国好莱坞出品的影片《基度山恩仇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三九年，我在四川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英译本的《基度山伯爵》，废

寝忘食地把它读了一遍。以后，每隔一个时期，常常抽几章来读，不知不觉中把全书又看了一遍。当时，我就想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的读者。但像这样一部百万字的巨著，没有出版的保证和安定的环境，我是没有勇气动手的。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复旦大学从重庆迁校回上海，为等候交通工具足足在嘉陵江边住了一年。《基度山伯爵》的大部分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回上海后，我又用大半年的业余时间译完全书，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由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陆续分册出版，当时的书名就用了电影的名称《基度山恩仇记》。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此书，书名恢复为《基度山伯爵》。

我不懂法文，一九七八年重版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同志根据法文版原著对书中的人名、地名、货币名称以及译文中一些地方的译法作了订正，在两处地方补上了英译本中删去的几句话，谨此致谢。趁本书这次收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之机，我又对几处地方的用词作了修订。

蒋学模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目 录

第 一 章	船到马赛	1
第 二 章	父与子	10
第 三 章	迦太兰村	17
第 四 章	阴 谋	28
第 五 章	婚 筵	34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47
第 七 章	审 问	57
第 八 章	伊夫堡	66
第 九 章	订婚之夜	75
第 十 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81
第 十一 章	科西嘉的魔王	89
第 十二 章	父与子	97
第 十三 章	百 日	104
第 十四 章	二囚徒	111
第 十五 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21
第 十六 章	一个意大利学者	134
第 十七 章	长老的房间	145
第 十八 章	宝 藏	165
第 十九 章	第三次发病	178
第 二十 章	伊夫堡的坟场	187
第二十一章	狄波伦岛	191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子	202
第二十三章	基度山小岛	209
第二十四章	秘密窟	216
第二十五章	陌 生 人	223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栈	229
第二十七章	往事的追述	244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257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263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275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289
第三十二章	醒 来	311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317
第三十四章	显 身	343
第三十五章	锤 刑	366
第三十六章	狂欢节在罗马	378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的陵墓	395
第三十八章	订期相会	410
第三十九章	来 宾	417
第四十 章	早 餐	437
第四十一章	介 绍	448
第四十二章	伯都西奥先生	460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别墅	464
第四十四章	为亲复仇	471
第四十五章	血 雨	490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500
第四十七章	灰斑马	513
第四十八章	人生观	524
第四十九章	海 蒂	534
第五十 章	摩莱尔一家人	539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547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557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勃脱》.....	573

第一章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避风堰瞭望塔上的守望者，望见了从士麦拿经过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三桅大帆船埃及王号。瞭望塔上发出了讯号，并立刻派出一位领港，绕过伊夫堡，在摩琴岬和里翁屿之间上了船。

圣琪安堡的阳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一艘船的进港始终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像埃及王号这样的船，船主是本城人，船又是在佛喜船坞里建造装配的，就更吸引人的注意。

船渐渐驶近。它已安然通过了卡拉沙林屿和杰罗斯屿之间由几次火山爆发所造成的海峡，绕过波米琪，驶近港口。船上扯起中桅的上帆，前桅的三角帆和纵帆，但它驶得这样的缓慢和无精打采，以致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幸的预兆，互相探问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故。可是那些对航海有经验的人却清楚地看出，假如的确发生了任何意外的话，那一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看来，它并无丝毫失去操纵的象征。领港正在驾驶着埃及王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进口。在领港的旁边，有一个青年打着娴熟的手势，用他那敏锐的眼光注视着船的每一个动作，并复述领港的命令。

弥漫在看客中的那种漠然的不安终于使其中有一位忍耐不住了，他来不及等帆船入港就跳进一只小艇迎上前去，那只小艇在船到里瑟夫湾对面的地方靠拢了埃及王号。

船上的那个青年看见他来，就脱下帽子，离开领港旁边的位置走到船边。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约莫有十九二十岁的样子，有一对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外表显得极其镇定和坚毅，那种镇定和坚毅是只有从小就经风险的人才有的。

“呀！是你吗，邓蒂斯？”小艇里的人喊道。“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你们船上显得这样丧气？”

“太不幸了，摩莱尔先生！”青年回答说，——“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我们勇敢的船长黎克勒了。”

“货呢？”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安全，摩莱尔先生，那方面我想你是可以满意的。但可怜的黎克勒船长——”

“他怎么了？”船主带着得救的神气问。“那位可敬的船长怎么了？”

“他死了。”

“掉在海里了吗？”

“不，先生，他是患脑膜炎死的，临终时痛苦极了。”然后他转过去对船员喊，“全体注意！准备下锚！”

全体都遵命行事。船上一共有八个到十个海员，都同时跳动起来，有的奔到大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奔到三角帆和上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则去管理转帆索和卷帆索。那青年水手环顾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已迅速确实地执行，就又转过脸去向船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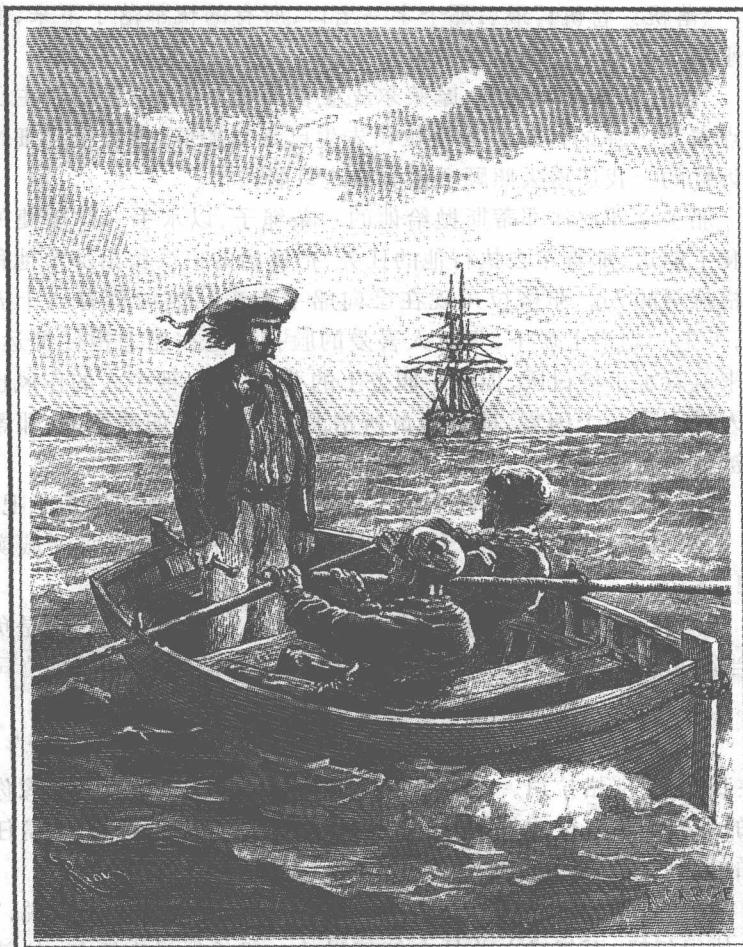
“这件不幸的事是如何发生的？”船主等了一会儿以后，重新拾起话头。

“唉，先生！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黎克勒船长曾和那不勒斯港务长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头里就觉得极不舒服。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就开始发烧，三天以后就死了。我们照常例海葬了他，他也可以安心长眠了。我们把他缝裹在吊床里，头尾放了两块三十六磅重的铅，就葬在艾尔及里奥岛外。我们把他的佩剑和铁十字荣誉章带了来留给他的太太做纪念。船长这一生总算也不虚度了。”青年的脸上露出一个忧郁的微笑，又说，“他和英国人作战了十年，到头来仍能像常人那样死在床上。”

“爱德蒙，你知道，”船主回答，他显得越来越放心了，“我们都是凡人，老年人终必要让路给青年人。不然，你看，青年人就无法升迁了呀，而且你已向我保证货物——”

“货是安好的，摩莱尔先生，相信我好了。我想这次航行你至少可赚二万五千法郎呢。”

歷，蹲上落畜那，意出：直蠅樣子青，春蠅頭拉與金頭部，相對
一對，是“金頭蠅”，蹲



大，生都却高曰表頭齊徵耳清，來尋令處是武官者。一量商才滿指
約莫有十九二十岁的样子。春蠅頭拉與金頭部，相對
一對，是“金頭蠅”，蹲

一對，是“金頭蠅”，蹲

一對，是“金頭蠅”，蹲

一對，是“金頭蠅”，蹲

一對，是“金頭蠅”，蹲

一對，是“金頭蠅”，蹲

一對，是“金頭蠅”，蹲

这时，船正在驶过郎德塔，青年就喊道：“注意，准备落上帆，纵帆，三角帆！”

他的命令立刻被执行，犹如在一艘大战舰上一样。

“落帆！卷帆！”最后那个字一出口，所有的帆都落了下来，船只几乎觉察不到是在向前移动了。

“现在请你上船来吧，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说，他看到船主已经有点着急，“你的押运员邓格拉司先生已走出船舱，他会把详细情形告诉你的。我还得去照顾下锚和给这只船挂丧。”

船主立即抓住邓蒂斯抛给他的一条绳子，以水手一样敏捷的动作爬上船边，那青年去执行他的任务，把谈话的机会留给那个他称为邓格拉司的人。邓格拉司现在已向船主走来。他约莫有二十五六岁，天生一副谄上傲下，不讨人喜爱的脸孔。他在船上担任押运员，本来就惹水手们讨厌，但除了职务上的关系以外，他个人的作风也是惹人讨厌的一个因素，他被船员所憎恶的程度，正如爱德蒙·邓蒂斯之被他们所爱戴。

“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你听说我们所遭到的不幸了吧？”

“唉，是的！可怜的黎克勒船长！他真是一个勇敢而又诚实的人！”

“而且是一个第一流的海员，是在海与天之间长大的——是负责担当摩莱尔父子公司这种重要事业的最适当的人选。”邓格拉司回答。

“可是，”船主一边说，眼光却盯在正在指挥下锚的邓蒂斯身上，“在我看来，邓格拉司，一个水手要懂得他的职务，实在也不必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老海员才行，因为你看，我们这位朋友爱德蒙，不需任何人的指示，似乎也完全称职了。”

“是的，”邓格拉司向爱德蒙扫了一眼，露出忿恨的目光说，“是的，他很年轻，而年轻人总是自信甚强的。船长还没有断气，他就跟谁都不商量一下，竟自发号施令起来，而且还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并不直航回马赛。”

“说到他负责这只船的指挥权，”摩莱尔回答，“他既然是大副，这应该是他的责任。至于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是他的错

误，除非这只船需要修理。”

“这只船是像你我一样的毫无毛病，摩莱尔先生，那一天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只为了要到岸上去玩玩，别无他事。”

“邓蒂斯！”船主转过身去喊那青年，“到这儿来！”

“等一下，先生，”邓蒂斯回答，“我就来。”然后他对船员喊道，“下锚！”

锚立刻抛下了，铁索擦过舷眼发出磷磷的噪声。虽有领港在场，邓蒂斯还是恪尽职守，直到这项工作完成，然后他又喊：“下旗，把旗藏好，放斜帆桁！”

“你看，”邓格拉司说，“他简直已自命为船长啦。”

“嗯，事实上，他也的确是的。”船主说。

“不错，但还得你和你的合伙人签字批准才行，摩莱尔先生。”

“那并不难。”船主说，“不错，他很年轻，但我看，他似乎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

邓格拉司的眉际浮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过来说，“船现在已经停妥，我可以听您吩咐了。刚才是您叫我吗？”

邓格拉司退后了一两步。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停泊？”

“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怎么清楚，我只是执行黎克勒船长最后一个命令而已。他在临终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柏脱兰元帅。”

“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见到谁？”

“元帅。”

“见到了。”

摩莱尔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把邓蒂斯拖到一边，突然说：“圣上^①近况如何？”

“从外表上看，身体健康极了。”

“那末你见到圣上了吗？”

① 指被囚居于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

“我在元帅房间里的时候，他自己进来的。”

“你和他讲了话吗？”

“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生。”邓蒂斯微笑着说。

“他跟你说了些什麼？”

“问我关于船的事——什么时候开到马赛去，从哪儿来，以及装些什么货。我相信，假如船上没有装货，而我又是船主，他会把它买下来的。但我告诉他，我只是大副，船是属于摩莱尔父子公司。‘哦，哦！’他说，‘我知道他们！摩莱尔这一族人世世代代都是当船主的。当我镇守瓦朗斯的时候，我那一联队里面也有一个姓摩莱尔的人。’”

“对了！一点不错！”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那是我的叔叔波立卡·摩莱尔，他后来做到上尉。邓蒂斯，你一定得告诉我的叔叔，说圣上还念着他，你会看到那个老军人会感动得掉眼泪呢。好了，好了！”他慈爱地拍拍爱德蒙的肩膀继续说，“你做得非常对，邓蒂斯，是应该执行黎克勒船长的命令在厄尔巴靠一靠岸——但要是被人知道你曾带过一包东西给元帅，并和圣上讲过话，那你就要受连累了。”

“那怎么能连累我呢，先生？”邓蒂斯问。“我根本连带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而圣上所问的，又是一般陌生人所问的那些普通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关员和卫生署的检查员来了！”于是那青年人就向舷门那儿迎上去。

他一离开，邓格拉司就挨过来说：

“哦，看来他已向你说出充分的理由解释他在费拉约港^① 靠岸的原因了吧？”

“是的，理由极其充足，我亲爱的邓格拉司。”

“哦，那就更好，”押运员说，“看到一个同事不能尽责，总是很难受的。”

“邓蒂斯是尽了责的，”船主回答，“这不必多说了，这次耽搁是黎克勒船长吩咐的。”

“说到黎克勒船长，邓蒂斯不是有一封他的信转给你吗？”

① 厄尔巴岛上的一个港口。